

踏上阿尔瓦罗·穆蒂斯的文学航船

龚若晴

哥伦比亚作家阿尔瓦罗·穆蒂斯一生漫游在欧洲和美洲大陆，先后获得哥伦比亚国家文学奖、哥伦比亚国家诗歌奖、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王子文学奖、索菲亚王后伊比利亚美洲诗歌奖和塞万提斯文学奖，堪称“西班牙语文学奖大满贯得主”。

今年9月，穆蒂斯诗全集的中译本《拒绝所有的岸：瞭望员马克洛尔集》(见右下图，龚若晴供图)引进出版。加上同期出版的短篇小说《海洋与大地的故事》与一年前译介的小说《马克洛尔的奇遇与厄运》，至此，穆蒂斯的沉思和幻想，马克洛尔的探险与漂流，在中文世界里呈现完整之姿。正如加西亚·马尔克斯所言：“我们都是马克洛尔。”穆蒂斯的诗文是一方开阔且不难进入的空间，每个读者都会在其中照见自己生命的某个瞬间。他文学的航船载着一代代读者，驶向波澜壮阔的诗意海洋。

两个大洲的航行

穆蒂斯的少年时代在两个大陆的漫游中度过，各色经历织成生活的五彩华毯，也奠定他对海洋的热爱。1923年，他出生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不到两岁就跟随外交官父亲迁往布鲁塞尔。比利时的学校为穆蒂斯展开欧洲文化的古老画卷：勇者与骑士的传奇故事，战争与权力的宏伟史诗，对历史的兴趣在年幼的穆蒂斯心中生根。而每个假期回到外祖父在哥伦比亚的乡间庄园则为他开启炎热土地上充满生机的另一个世界。他也曾坦言，他对海洋、船只与旅行的迷恋正是源于童年时在欧洲和哥伦比亚之间的航行。在半载客半运货的小船里，澎湃的大海与仿佛无尽的航程为他勾勒出一生的奇幻憧憬。

然而，这样的漫游仿佛也预示了穆蒂斯早年的漂泊不定。9岁时，穆蒂斯离开欧洲，回到外祖父在科埃略的庄园，却又在十年后离开，前往波哥大。1956年，他定居墨西哥，在异国他乡度过随后的数十年人生。

于穆蒂斯而言，从布鲁塞尔到科埃略，再辗转波哥大，流落墨西哥城，每一次与熟悉之地告别都是一次家园的失落。因此，19岁的穆蒂斯写下人生第一首诗《涨潮》。科埃略河湍急的河水、生机勃勃的甘蔗园与咖啡园、平原的巨木与成群的牲畜，自然与野性的自由之美，借由诗歌回到作者身边，翻动着最初的记忆。

写作成为穆蒂斯重建生命的方式，而流水则是伴他前行的密友。潮水席卷万物，在湍流中冲刷一切。但流水也是记忆的象征，它汹涌而来，冲刷着记忆的痕迹。穆蒂斯仍然与马尔克斯保持着亲密的友谊，并延续60多年，跨过世纪，成为拉丁美洲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2004年的一次活动上，马尔克斯曾回忆道，上世纪60年代，自己只是想去看墨西哥朋友穆蒂斯，“待上一个星期”，结果却在墨西哥城住了下来。马尔克斯正是在那时写下《百年孤独》，并且几乎每晚都会到穆蒂斯家里把新写出的部分念给他听。有时，穆蒂斯会在转述给其他人的时候随意作些修改，马尔克斯也并不介意，甚至按照他的版本修改原稿。他曾坦言，《迷宫中的将军》一书正是受到穆蒂斯的鼓励而写，希望将它献给好友。而穆蒂斯同年出版的小说《货船最后一站》也题献致马尔克斯，并如此写道：“一直想把这个故事讲给你听，但生命的喧嚣总让我事与愿违。”

(作者为诗集《拒绝所有的岸：瞭望员马克洛尔集》译者)

动荡不安。他徘徊在拉丁美洲热带地区与马赛、加的斯和安特卫普等港口之间，经常回忆往事，却似乎迷失方向。他曾驾驶列车、尝试做生意，在世界的各个角落结交好友；他曾数月隐居在废弃矿山，探索它的结构，等待热病的消退；他曾搁浅在热带的内河，忍受阳光暴晒和雨林侵扰，绝望地等待救援的到来。他漫游在世界上最崎岖最荒凉的地方，经历了瘟疫、发热、疟疾，陷入谵妄，但这并不妨碍他再次出现在读者面前，继续他的旅程。

穆蒂斯并不将马克洛尔视为“另一个自我”，而是称他为“旅途上的伙伴”。但毫无疑问，马克洛尔仿佛穆蒂斯人生与内心的映照。他拒绝寻常人渴望的安全、稳定与舒适，向往孤寂的海洋与遥远的荒漠，就连“马克洛尔”(Maqroll)这个名字，也不符合任何语言的构词法，仿佛永无归属之处。

马克洛尔就如海上的堂吉珂德，追寻别人所不理解的东西。人世间确有不如意，然而，他的清醒正在于破译和接受这种本质，平静地接受它，而不是在命运面前退缩。瞭望员迷失在他的生活里，他的冒险也为我们创造出一种希望，邀请读者面对生命的现实。

乌拉圭作家马里奥·贝内德蒂如此评价：“穆蒂斯创造的瞭望员马克洛尔，就像马尔克斯的马孔多、奥内蒂的圣玛利亚和鲁尔福的科马拉。他也是一个幻想的文学之地，由大大小小的现实融合而成。”怀着对故土与童年的追忆，穆蒂斯邀请我们在瞭望员马克洛尔的堂吉珂德式的旅程中再次入梦，感受每个词语的内在脉搏，开启人类生命的航程。

跨越世纪的友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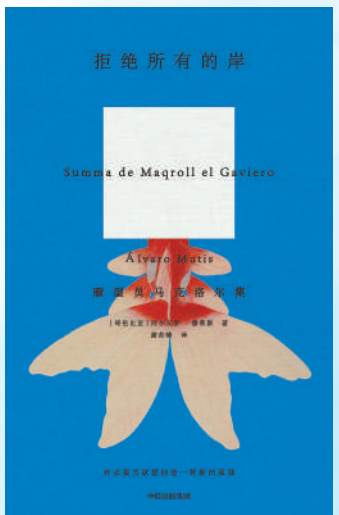
瞭望员马克洛尔的故事为穆蒂斯赢得了大大小小的奖项和荣誉，不少评论家也将其归入“拉丁美洲文学爆炸”的脉络或文学传承的体系。穆蒂斯自己却不置可否，不以某一流派或团体来标榜自己的身份。

对派系身份的拒绝并不影响穆蒂斯与作家结交，其中最为人熟知的便是他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友谊。或许可以说，正因穆蒂斯对外界的各种标签不屑一顾，才能不受世人成见与评论影响，永远以最朴实真挚的心与自然与野性的自由之美，借由诗歌回到作者身边，翻动着最初的记忆。

写作成为穆蒂斯重建生命的方式，而流水则是伴他前行的密友。潮水席卷万物，在湍流中冲刷一切。但流水也是记忆的象征，它汹涌而来，冲刷着记忆的痕迹。穆蒂斯仍然与马尔克斯保持着亲密的友谊，并延续60多年，跨过世纪，成为拉丁美洲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2004年的一次活动上，马尔克斯曾回忆道，上世纪60年代，自己只是想去看墨西哥朋友穆蒂斯，“待上一个星期”，结果却在墨西哥城住了下来。马尔克斯正是在那时写下《百年孤独》，并且几乎每晚都会到穆蒂斯家里把新写出的部分念给他听。有时，穆蒂斯会在转述给其他人的时候随意作些修改，马尔克斯也并不介意，甚至按照他的版本修改原稿。他曾坦言，《迷宫中的将军》一书正是受到穆蒂斯的鼓励而写，希望将它献给好友。而穆蒂斯同年出版的小说《货船最后一站》也题献致马尔克斯，并如此写道：“一直想把这个故事讲给你听，但生命的喧嚣总让我事与愿违。”

(作者为诗集《拒绝所有的岸：瞭望员马克洛尔集》译者)



交流互鉴 合作共赢的见证

邓昱

妹港协议，进一步加强了比港与中国港口的互联互通。为这一盛事喝彩的，就有希腊籍员工塔索斯。

塔索斯从1973年开始从事海运工作，见证了比港的兴盛、衰败和复兴。在一篇名为《比雷埃夫斯的孩子》的文章中，他叙述了自己从2009年加入中远海运集团经营管理的比港集装箱码头开始，七八年间的所见、所感、所思。从2010年的困境，到后来希腊人见到东方面孔会问“你是COSCO SHIPPING的员工吗？”并竖起大拇指，当地民众根本性的态度变化，源于中方的本地化决心：中方只派出六七名高管，其余的经理和员工都是希腊人，短时间内为当地提供了数千个新的直接就业机会，间接带动了上万人就业。在两国员工的精诚合作下，比港逐渐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可靠、高生产力的港口，在业内声誉越来越高，并有力支持了本地商业社区发展。

带着自己的故事，塔索斯作为受邀代表参加了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并登上了中央电视台《朗读者》的舞台。将《比雷埃夫斯的孩子》朗诵给全中国的观众听后，塔索斯对着镜头真诚地说：“我很骄傲能够成为中远海运大家庭中的一员。比雷埃夫斯港作为‘比雷埃夫斯的孩子’，作为地中海上的一颗明珠，将不断为希腊人民创造发展的福祉和希望，续写希中友好合作发展的篇章。”

2019年暑假，我和家人前往瑞士旅游。入住当地一间酒店时，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啊，《比雷埃夫斯的孩子》！”我情不自禁地跟着哼唱起来，抬眼间看到酒店前台小哥热切的目光。一番寒暄后得知，他是土生土长的比雷埃夫斯人，前些年在当地就业困难，便来到瑞士工作。“您来自中国，您知道一家叫COSCO SHIPPING的中国企业吗？他们在比港干得不错，我有朋友在那里工作。”我回答他，自己就在中远海运比港工作，比港的规划推动推动发展邮轮等产业，相信未来周边的酒店、免税店、商场等旅游辅助设施将得到大力发展和提升。也许过几年，他就能回到家乡，找到一份心仪的工作。

在希腊语中，比雷埃夫斯是“扼守通道之地”的意思，曾经抵挡了外族海军的频繁入侵。今天，比港展开臂膀迎接八方来客，满载货物的集装箱船舶川流不息。共唱一首歌，共建一座港，厚植两国情。今天，比港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再次成为地中海的璀璨明珠。《比雷埃夫斯的孩子》，这是一首歌，也是一座港，更是中希两国交流互鉴、合作共赢的见证。

图①②：希腊比雷埃夫斯港。以上图片均为邓昱提供

马船、运载物资的粮船、军用的坐船和战船，以及储存淡水的水船等。宝船居中指挥，坐船护卫四周，前后左右四哨战船负责警戒战斗，船队调度自如，攻守兼备，航海与军事实力足见一斑。

史载，郑和船队使用的技术设备在当时已堪称精湛。如船队中最大的宝船，长140余米、宽近60米，有4层甲板，使用杆长约11米的巨舵，需通过舵楼上的绞车升降。船上有专门放置指南针的处所“针房”，挑选富有航海经验的水手任“火长”(相当于船长)，以确保航向正确。船上甚至还能种菜养鸡，至今想来都令人称奇。

在马六甲河畔的“朵云轩”，还有另一番景象。馆里展陈的唐寅、文徵明、八大山人、陈洪绶等书画家作品，虽不是原作，也氤氲出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郑和·朵云轩(马六甲)艺术馆馆长黄文庆介绍，这里经常有年轻学子前来习字学画，品茗畅叙，临摹名画，探讨人生。

一天时间，行色匆匆，马六甲给笔者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无论是鸡场街的“烟火气”，郑和文化馆的“年代感”，抑或是“朵云轩”的艺术氛围，都是这座古老城市的亮丽点缀，增添时代气息，激发青春活力。

本版责编：王佳可 徐馨 庄雪雅 王迪 电子信箱：rmbgjk@163.com 版式设计：蔡华伟

后因独特地理优势，马六甲成为东南亚重要港口，各路商贾汇聚，多国物品荟萃，当地甚至专设港务官，管理各国商品流通，如中国的丝绸银器、菲律宾的糖、印度尼西亚的香料大米、印度的棉花颜料、中东地区的开心果等。如今鸡场街古建筑林立，仍能折射当年胜景。

晌午时分，艳阳高照。我们在鸡场街一路前行：“福建会馆”“林氏宗祠”等闽南风情建筑映入眼帘，仿佛穿越时空；“洛阳印务局”，其名取自“洛阳纸贵”之典，令人拍案叫绝；世道广场的一尊男子塑像格外醒目，壮硕的身材，健美的肌肉，展现着力量之美和无限活力。这尊塑像，由当地民众为颜文禄的父亲颜文龙老先生所立。

塑像的来历，反映了鸡场街的变迁史。上世纪90年代，由于时代原因，鸡场街一度失去商业吸引力，七成居民尤其是年轻一代华人陆续搬走。往日闹市，人去楼空，一片寂寥。2000年，时任马六甲州行政议员的颜文龙，决意复兴昔日繁华。他充分运用其在政界和民间的影响力，成立鸡场街文化坊工委，着手老

街修复。为此，颜氏父子走访北京王府井、厦门中山路等地，寻找复原良策；苦口婆心劝导华人重返老街，在鸡场街倡办夜市，聚集人气；与此同时，着手为鸡场街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2008年7月7日，鸡场街成功申遗。为感念颜文龙的贡献，当地民众为他塑了这尊半身像，立在鸡场街的显著位置。如今，每逢周末，鸡场街夜市人头攒动，好不热闹。到访马六甲的游客常将鸡场街及周围的20多条老街作为打卡地，感受中华文化的风土人情，体验马六甲多元文化的兼容并包。

距离鸡场街不远，蜿蜒的马六甲河从老城区静静流过。每当夜幕降临，马六甲河两岸灯火璀璨，流光溢彩。当年，郑和船队的成员就是分乘小船沿马六甲河进城的。郑和下船处，现有石碑为记。不远处的郑和文化馆，曾为官厂遗址，内有三口老井，至今未见枯竭，当年郑和船队即在此提水饮用。

文化馆里陈列的船队“飞燕阵”因生动展现当年200多艘船、2.7万多人劈波斩浪的浩荡情景。船队阵形宛如展翅大鹏，包括大型宝船、具备综合补给功能的

旅人心语

一直想着要去一趟马来西亚马六甲，这里不仅有郑和下西洋的辉煌足迹，更有华人奋斗的历史见证和多元文化的融合发展。

从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驱车向南，大约两小时后就抵达马六甲之行第一个目的地——鸡场街。刚下车，刻有“马六甲历史城区”“世界文化遗产”“郑和官厂原址”字样的黑漆镀金匾额赫然入目，两侧楹联是：“文存史册华裔沧桑志，化作世道古城胜迹留。”

在鸡场街文化坊工委门前，立着郑和塑像，挂着一对大灯笼。工委会主席颜天禄介绍，这是按照峇峇娘惹习俗设计的大门。峇峇娘惹是中国明代航海家郑和的随从与当地入通婚后形成的族群，男称“峇峇”，女谓“娘惹”，起源于闽南话中对峇子、女子的称谓。“鸡场街”也源于闽南话中的“街场街”，意为集市。

郑和从1405年起七下西洋，其中至少5次在马六甲常驻，等待季风变换。他在此设贸易点，名为“官厂”，外立排栅，内设仓库，贮藏钱粮，集中货物，集补给、商贸、文化传播等功能于一体。